學詩詳說

學詩詳說卷四

平湖顧廣譽惟康

鄘

柏舟

史記載武公弑共伯自立事司馬氏貞索隱已駁其說謂季札美康叔武公之德又國語稱武公沒身謂之睿聖又詩著衛世子共伯蚤卒不云被弑若武公殺兄代立豈可為訓益太史公采雜說為之良是蘇氏古史集解李氏皆謂武公睿聖必不為篡奪然史遷不見毛詩序其致誤猶可說也疏釋序文乃引世家而不知駁正則益誤矣呂氏就序早死時髧彼兩髦辨之始明

髧彼兩髦傳箋甚明疏謂以共伯已死不忍斥言故以兩髦言

之是也嚴氏從錢氏范氏補傳說毀其容飾不事膏沐去髮至眉爲幼時之狀實維我儀居之容儀我實特之人所當然案兩髦非去髮之謂云彼明非自指不如舊義遠矣郝氏敬鄒氏泉又謂此共姜未嫁自誓之詩兩髦丱也分髮作兩髻曰丱何氏古義駁以詩言兩髦不言總角況父喪脫左母喪脫右古有明文孰謂兩髦不可言旣冠允矣朱氏通義述之非是

我儀我特直視爲天定之不可易所以能之死靡它也親命不可違至生平大節所關則當從義而不從命或藉口父母之命敗其素行而不顧詩所不許也

母也天只毛以天謂父呂氏引朱子舊說告其母而質之於天曰何其不信我也序所謂誓而不許者如此集傳易曰雖至於

夙誓無他心母之於我覆育之恩如天罔極而何其不諒我之
心乎不及父者疑時獨母在或非父意耳勝舊說多矣
人之惡惡也不深則其惡有時而萌詩以改嫁爲慝惡之也深
矣其姜之終能守義以此
朱氏善詩說解頤曰衞詩三十九篇前乎此者爲靜女爲新臺
後乎此者爲牆有茨爲君子偕老人道至此而盡天理至此而
滅矣聖人於其閒而置柏舟焉又以見人心之未嘗亾天理之
未嘗滅也挽風俗之衰而扶綱常之重置之鄘風之首宜矣案
邶鄘兩風時世相接獨位置是詩於其閒以冠鄘風當非無意
朱氏所云足以發之
牆有茨

序衛人刺其上明刺惠公疏曰此主刺君故以宣姜繫於君謂之君母是矣嚴氏以朔尚幼而謂之刺頑非正本之論也三詩先刺君次刺宣姜次兼刺頑及宣姜固自有序

傳牆所以防非常茨蒺藜也欲埽去之反傷牆也胡氏後箋申之謂牆以防非常宏於堅密而乃生不可埽之茨以興中冓宏於肅清而乃有不可道之言今欲埽之則恐傷於牆之堅猶欲道之則恐揚其國之惡耳興意深隱以下有中冓言醜故祇取於合好掩惡之意箋云國君以禮防制一國今其宮內有淫昏之行者猶牆之生蒺藜此說稍泥疏衍之云蒺藜不可埽埽之則傷牆而毀家以興國君以禮防制一國之非法今宮中有淫昏之行不可滅而除之欲滅而除之反違禮而害國夫淫昏之

行正宜滅除何得云遂禮害國案以末句傳於君醜也三章末
句傳辱辱君也參之知其說之良允疏謂君本何以不防閑其
毋至令有此淫昏一若既有淫昏之後更無防閑之法齊風何
以刺魯莊公也呂氏引范氏說掃之則傷牆道之則傷君嚴氏同范
亦卽傳義覩胡說尤僃盡
傳但云中冓內冓也箋申以爲內冓之言謂宮中所冓成頑與
夫人淫昏之語未必毛指頑之通宣姜是實事豈他人所冓成
也釋文引韓詩云中冓中夜謂淫僻之言也漢書晉灼注亦曰
魯詩以爲夜也中夜之言外人何從而道之呂氏引前漢梁王
共傳聽聞中冓之言注應劭曰中冓材構在堂陳氏疏謂當作室之中
也顏師古曰構謂舍之交積材木也應說近之傳上句云不窺人閨門之私時

魯詩立於學官蓋用其說故就鄘詩言則應說為允就本傳言則晉說為安因謂中冓當從應顏說蓋閫內隱奧之處也中冓之言若曰閨門之言也此說為善

君子偕老

首章先陳夫人事君子之正道而後責宣姜之不淑二三章承子之不淑言之謂宣姜服飾猶是容貌徒有美麗而已所以深惜其無德不能偕老而不安此象服也章末但詠歎其美而不淑之意已見於首章嚴氏劉氏通釋謂與猗嗟詩同意固是然此詩義較顯著矣

傳笄衡笄也本天官追師追衡笄文見笄為衡笄之笄耳疏牽合衡笄為一物集傳呂記仍之馮氏名物疏謂衡笄二物衡垂於當耳笄横於頭上垂於副之兩旁當耳其下以紞懸瑱此乃

釋衡非釋笄最明陳氏啟源同此無可疑者嚴氏謂傳以笄卽衡笄一物與箋義異因云惟副有衡笄出於副之兩旁纍紞以懸瑱陳氏旣非之近胡氏後箋陳氏疏復主嚴義陳謂笄下懸瑱然纍紞懸瑱者自在衡不在笄追師注言之悉矣

傳珈笄飾之最盛者所以別尊卑箋珈之言加也副旣笄而加飾如今步搖上飾古之制所有未聞胡氏謂傳所云自是以珈飾笄與鄭珈爲副飾不同得之疏概謂以玉加於笄爲飾混傳箋爲一矣揆此兩義以箋爲長疏又謂惟后夫人有之卿大夫以下則無桐城姚氏著有九經說曰太元之瞢首曰時鬄鬄不獲其嘉男子折笄女子易哿哿卽珈也笄與珈女子皆得有之惟后夫人之飾爲盛耳蒙案太元文蓋以哿爲女子笄之異名廣雅

亦曰笲鬠也笲卽太元之笄亦卽珈而要不可以釋詩之六珈字通而立言意各有主也然則疏此說非誤矣
續漢書輿服志皇后謁廟假結步揺簪珥以黃金爲山題貫白珠爲桂枝相繆一爵九華熊虎赤羆天鹿辟邪南山豐大特六獸詩所謂副笄六珈者又後漢書和熹鄧后紀注皇后首副其上有垂珠步則揺漢制過侈故箋云如今步揺上飾卽繼以古之制所有未聞疏謂據此言六珈則侯伯夫人爲六王后則多少無文此注疏之審也許氏據鄧后紀注而云不知步揺之身亦編髮爲之否然案輿服志於假結下復云步揺似漢制步揺與副是二物非以編髮爲之者矣鄧后紀注以上有垂珠而宋玉諷賦主人之女垂珠步揺是皆以珠疏則以珈字從玉謂以

玉蓋古者用玉六國則易用珠至漢又考古定爲皇后之首飾云

委委佗佗二句正序所謂人君之德也傳釋之甚明爾雅釋訓亦曰委委佗佗美也韓詩曰委委佗佗德之美貌其義悉合箋於此無釋者以義具於傳也蓋此泛論夫人之德宜如是非謂宣姜疏謂鄭以宣姜自佳麗美豔行步有儀長大而美其舉動之貌如山如河耳無取於容潤也恐非箋指

象服箋謂揄翟闕翟案周官追師注褘衣揄狄闕狄均得服副鞠衣展衣服編祿衣服次是翟衣固與副相應陳氏疏疑卽褘衣李氏亦有首著副而服褘衣之說然玉藻云王后褘衣夫人揄狄鄭氏於天官內司服差之以爲侯伯之夫人揄狄子男之

夫人闕狄惟二王後褘衣明堂位君卷冕立于阼夫人副褘立于房中注褘王后之上服惟魯及王者之後夫人服之諸侯夫人則自揄狄而下下章箋亦云侯伯夫人之服自揄翟而下如王后爲義至明悉可無別爲之說況傳於其之翟也亦云揄翟闕翟而釋此象服初不見褘衣明文乎

傳禮有展衣者以丹縠爲衣箋后妃六服之次展衣宜白疏申鄭引內司服掌王后之六服褘衣褕翟闕翟鞠衣展衣褖衣鄭司農注展衣白鞠衣黃褖衣黑後鄭推次其色闕翟赤褕翟青褘衣玄因謂是以天地四方之色差次六服之文詳明足據申傳則采孫氏毓說褘衣赤褕翟青闕翟黑鞠衣黃展衣赤褖衣黑謂以婦人尚華飾赤爲色之著因而右行以爲次然鞠衣宜

白何以越取黃祿衣又何以越靑而同黑也且褘衣旣赤而展衣亦赤皮弁不疑於凶而婦人獨嫌於白義有難通不可從翟衣當夏裏亦衣緆絺展衣亦用玉瑱象揥各舉其一耳三章大指如集傳呂記方爲盡善案集傳旣載呂說以胡然爲問之而所釋則云見者驚猶鬼神意微別蓋與末章均言其美尤於詩意爲合然如此亦是所以惜之而仍載呂說不之易者以呂義自善不欲輕改之也呂於朱子說亦然

桑中

鄭氏元錫曰桑中蓋刺之者之詩唐麥葑亡一其采沬鄉沬北沬東亡一其地孟姜孟弋孟庸亡一其姓而期而要而送如出一軌焉蓋恥心亡而淇沬之閒上宮之地風潰四流而莫可止

也管氏世銘亦曰桑中刺奔偏刺國中之淫者也沬鄉沬北沬東非一鄉一邑也孟姜孟弋孟庸非一氏一族也著姓猶然則編戶可知矣齒長猶然則幼艾奚責矣桑中上宮淇上所期不一地也采唐采麥采葑所託不一事也而全詩首尾若代其人自爲敘述作詩者無與焉因詩人忠厚之意亦所謂據事直書不待貶絕而自見者也若眞以爲淫者自言毋論竊人妻妾固未可自道其實且此詩一人之辭乎三人之辭乎一人之辭固未必徧游沬鄉沬北沬東而竊三姓之婦三人之辭又安得次比爲詩而所淫者適皆爲孟也祗就詩詞繹之而義已難通矣

案朱子以爲淫者自敘誠不如序刺淫之允呂說不可易

蘇氏曰刺無禮則稱孟言雖長而忘禮也美有禮則稱季曰有

齊季女言雖幼而好禮也

傳於姜弋庸皆云姓疏曰當時列國姓庸弋者無文以言之集傳謂弋春秋或作姒葢杞女夏后氏之後亦貴族也許氏說以春秋襄公四年夫人姒氏薨公羊傳作弋氏薨定公十五年姒氏卒穀梁傳作弋氏卒足以補孔之闕矣若庸集傳亦但云未聞疑亦貴族也通典以鄘國古或作庸本庸姓之國卽孟庸之所自出范氏補傳因謂漢有庸光及膠東庸生是其後古或作庸傅氏寅亦謂鄘爲衛所滅故其後有仕於衛者見王氏地理考引陳氏啟源錢氏大昕以爲古未有以姓名其國者是矣錢又自爲說曰古書庸與閻通左傳閻職史記作庸職漢書谷永對策閻妻驕扇卽小雅豔妻鄭氏以爲厲王后尚書中候作剡閻豔剡

文異義同其說較優然未若疏與集傳闕疑之尤安也陳氏疏亦云未聞

孔氏廣森曰孟子章句上宮樓也桑中亦楊柳可藏烏之意此序所謂期於幽遠也然而人或揚其言矣故曰詩可以觀案傳桑中上宮所期之地集傳桑中上宮又沫鄉之中小地名也孔此說可與相參

呂氏於詩持論最嚴有過於前儒者如此詩篇後所云是也朱子有讀呂氏桑中篇其言正相反自馬氏端臨文獻通考以下多主呂氏說折衷諸孔子之言而合也孔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呂氏謂詩人以無邪之思作之學者亦以無邪之思觀之閔惜創懲之意隱然自見於言外自是直截朱子謂

彼雖以有邪之思作之我以無邪之思讀之則彼之自狀其醜者乃所以爲吾警懼懲創之資多此曲折矣夫思無邪一語旣通言三百篇則雅鄭必不同部而桑中溱洧諸篇其聲猶止於中聲其辭猶止於禮義斷以孔子之言而無不可信蓋旣是刺淫則所謂淫者非眞淫矣其云論語答顏子之問亟欲放鄭聲豈有刪詩示萬世反收鄭聲以備六藝其辨鄭詩鄭聲之分尤不可易孔子又嘗曰惡鄭聲之亂雅樂也方惡其亂必不竝存諸詩以垂教蓋鄭聲固非鄭詩雅樂亦非止大小雅之謂凡六代之樂與詩三百篇皆是呂氏以古樂新樂古樂今樂太常教坊爲詩與鄭聲之別最當

朱子之說亦有所本漢書地理志衛地有桑閒濮上之阻男女

亦亟聚會聲色生焉故俗稱鄭衛之音是以桑閒爲卽桑中也異義今論語說鄭國之爲俗有溱洧之水男女聚會謳歌相感故云鄭聲淫左氏說煩手淫聲謂之鄭聲者言煩手躑躅之聲使淫過矣謹案鄭詩二十一篇說婦人者九篇（原本作十九樂記疏以爲誤今依改）鄭無駮從許義樂記子夏對魏文侯曰鄭音好濫淫志宋音燕女溺志衛音趨數煩志齊音敖辟喬志此四者皆淫於色而害於德是以祭祀弗用也疏竝據詩爲言是以鄭聲卽鄭詩鄭衛之音卽鄭衛之風也然周官大司樂禁其淫聲過聲凶聲慢聲注淫聲若鄭衛凶聲亾國之聲若桑閒濮上樂記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桑閒濮上之音亾國之音也注濮水之上地有桑閒者亾國之音於此之水出也殷紂使師延作師涓爲晉平公

篤之是也則桑中與桑閒別又宋初無風子夏乃以與鄭衛齊竝數知所謂音者未必卽指風詩言自當以呂氏爲定解云

鶉之奔奔

首章曰我以爲兄次章曰我以爲君兼刺頑與宣姜詩辭甚明序專刺宣姜未盡先斥頑者旣爲匹耦故當先之且罪頑惡宣姜也兩人者皆鶉鵲之不若故互倒而不易其辭

傳說最當其云兄謂君之兄者蓋謂我乃以爲君兄也言人之不善鶉鵲之不若者而儼然爲我之君兄乎疾惡之甚與次章我乃以爲國小君同義箋易爲我君反以爲兄則是非刺頑與宣姜而刺惠公矣疏申以爲上二句刺宣姜下二句責公不防閑四句上下各刺非傳旨呂氏從毛當矣集傳謂爲惠公之言

以刺之姜氏廣義謂如兩章俱述惠公語惠宣姜子也防閑則可而曰鶉鵲之不如乎說良有理嚴氏於首章曰爲惠公恥之次章曰爲國恥之亦迂曲若陸氏佃謂兄女兄君女君娣若妾之辭益鑿

人倫常理受之於天人而淫縱反其倫理是逆天也故其兆爲覆宗滅國之禍氣機感召可畏如此范氏胡氏春秋傳之說足爲炯戒

定之方中

序始建城市而營宮室疏曰作于楚宮作于楚室是營宮室也建城市經無其事因徙居而始築城立市故連言之陳氏疏謂上言營宮室下言建城市也義可相參其云樹當讀如列樹表

道之樹且以此句爲限則非經指樹之榛栗三句自是營宮室中規制二章則言相度建城市之處所而營宮室亦包舉其中耳春秋於楚邱言城而此言作楚宮室者城之者諸侯而作宮室者文公此主述衛事也春秋書城楚邱不書城衛穀梁傳以爲衛未遷而此得自營宮室者營在前而遷在後也春秋城楚邱在僖二年正月而此於夏十月作宮室乃在元年冬者城與宮室同時作而詹獨後期彼據詹而此據衛也

傳室猶宮也箋楚宮謂宗廟也楚室居室也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廄庫爲次居室爲後後儒多從傳然鄭義實優桐城姚氏謂宮者先君廟也猶春秋稱武宮桓宮莊宮之類故於定方中時即作此宮室則君所居也待作宮成更揆日作室室與宮

亦所謂散文則通對文則異者此能發明箋指
箋樹此六木於宮者曰其長大可伐以為琴瑟言豫備也此順
文言之耒及細別范氏謂椅桐可以伐琴瑟則榛栗之為女贄
梓漆之供器用可知又別而為三呂嚴從之集傳則以榛栗皆
可供籩實椅桐梓漆皆琴瑟之材槩椅梓各一木而釋木說文
皆云椅梓也疏以為大類同而小別是亦可見其均中琴瑟矣
何氏古義引陳氏暘樂書曰桐之為木其質則柔其心則虛椅
之為木其實則梓其表則桐古之為琴瑟必以桐其脣必以梓
則椅桐梓皆琴瑟良材而漆之為物所以固而飾之者也當如
集傳爰亦以訓於為是
折中曰定之方中順時令也揆之以日正方位也先作楚宮重

宗廟也繼作楚室立朝堂也建國之初百物宜備故田疇之外佐以種樹阜財用也榛栗以備籩豆椅桐以伐琴瑟興禮樂也集傳於丘下曰漕楚丘皆在滑州地理考引元和郡縣志隋置楚丘縣屬滑州後改衛南本漢濮陽縣地通典滑州衛南縣衛文公遷楚丘卽此城又引輿地廣記漕楚丘二邑相近今拱州楚丘非衛之所遷縣有景山京岡乃後人附會名之持擇亦綦愼矣疏引春秋傳杜注楚丘濟陰成武縣西南嚴氏述之其說始於地理志而郡國志水經注及何注公羊杜注左傳承用其誤一統志山東曹州府曹縣有楚丘故城在東南河南衛輝府滑縣有衛南廢縣在縣東六十里本衛楚丘地詩作于楚室顧氏方輿紀要於曹州曹縣引明初省志云春秋時楚丘有二此

爲曹國境內之楚邱非衛地之楚邱也辨別甚悉而趙氏一清釋水經注胡氏後箋陳氏疏釋詩言之尤詳

傳楚邱有堂邑者箋觀其旁邑諸家竝不言其地王氏地理考許氏引傅氏羣書百考堂當是今博州堂邑博濮二州連境錢氏詩學謂此地去楚邱遠不宜望見由誤認濮州爲濮陽耳其說良是

經以升與降對望與觀對又於望楚抽出旁邑及大山高邱言之見其望之之審傳景山大山京高邱也箋登漕之虛以望楚邱觀其旁邑及其邱山審其高下所依倚乃後建國焉愼之至也竝以景山爲大山集傳有二說一云測景以正方面一云山名許氏以後說爲是葢測景之事首章已言之而於此句之上

有望字下有觀字則皆相視地形之意又毛云景山大山也案許從後說而又及毛氏之義蓋以毛爲可從也水經注河水分濟於定陶東北東南合黃溝枝流北逕己氏縣故城西又北逕景山東衞詩所謂景山與京者也又北過楚邱城西下引郡國志及杜注地理考載之案其言卽曹境之楚邱與地廣記所謂附會名之者也王氏雖然引之殊誤

折中曰此敘其將營宮室之先也升虛望楚審形勢也望楚與堂建都邑也景山與京愼封守也將設險以守國也降觀于桑辨植產也物土之宜而布其利也卜云其吉謀及卜筮愼之至也終然允臧要其成也能愼始者必能善終盡人事者必獲天祐也

靈雨既零及其時也星言夙駕不敢晏居深宮也說于桑田與民相親勸督兼施也文公之勤本務於是乎至匪直也人傳謂非徒庸君此不足以美文公集傳謂非獨此人所以操其心者誠實而淵深則重者似反類於輕李氏又謂匪直為民人如是亦微有增添惟嚴氏引錢氏說非特人也而申之曰是文公能務農重本以蕃育其人也非特人也文公操心塞實而淵深故能致國富強至於騋馬與牝馬其有三千四其義為安管氏世銘定之方中說謂猶云不但人民生聚與騋牝句相為首尾而中以秉心句隔之此倒裝句法正與錢說同疊山謝氏謂秉心也塞故事事樸實不尚高虛之談秉心也淵故事事深長不為淺近之計富國強兵豈談高虛務淺近者之所能辦哉案秉心塞淵雖於末章言之其實一篇之主建宮室

也植材用也察形勢也辨土宜也勸耕桑也致蕃息也數者皆以心之誠實淵深為本

騋牝三千箋既曰國馬之制天子十有二閑馬六種三千四百五十六匹邦國六閑馬四種千二百九十六匹又曰衛之先君兼邶鄘有之馬數過禮制今文公滅而復興徙而能富馬有三千雖非禮制國人美之此非詩指安有倍於邦國常制且又過之而反以為美者乎集傳騋牝之衆如此則生息之蕃可見而衛國之富亦可知（方氏謂記云問國君之富數地以對山澤之所出朱子所引誤）其云生息之蕃謂國馬云衛國之富則以公馬言矣陳氏啟源堅執箋說及疏所云其兵賦則左傳曰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以為三百乘僅得馬千二百不合三千之數不知專以革車言固

止得馬千二百若兼國馬言不巳得二千五百之數乎況左傳所紀亦就衛之故境所得兵賦生息巳加十倍耳若統併滅邢地計之當必不止三百乘也且朱子之義亦有所本王氏志長周禮刪翼引林氏云天子馬十有二閑先儒論數不過三千餘匹衛文公承夷狄殘滅之後新造之國末年亦至騋牝三千若以制度論之衛以諸侯之國又當殘亂之餘安得遽如成周全盛乘馬之數蓋所謂天子十有二閑是養之於官者衛文公之騋牝三千舉官民通數而言之此成周官民通牧之制也何氏引之其論至爲名通王氏又曰詩人推其富强之故本之秉心塞淵絕無僭踰之意良是蒙案公馬僅三百乘國馬何遂多至三千之數果爾則是瘠於民而肥於馬奚美之足云況以文公之儉

必不踰禮而上擬天子之制也陳氏是篓疏而非集傳謬矣至嚴氏以三百乘計一千二百匹正合諸侯之數革車不用牝馬今倂牝馬數之故爲三千其說誠誤陳駁之非過

折中日定中再造衞也觀其立國之初日不暇給然規模宏遠矣因天之時辨方正位察地之利體國經野立其基也基立而政行焉養之以農桑衞之以戎馬教之以禮樂而歸本於心之塞淵天德王道燦然可觀矣

此風體故多舉其一端大雅緜公劉則詳矣

許氏曰布衣帛冠正文公貶損自警如越王臥薪嘗膽之意錢氏曰文公國都甫建卽汲汲務農養馬以爲富强之圖蓋未嘗一日忘狄難也案下三篇皆言文公內脩事攘外莫若內脩孟

子對梁惠王之事正如是

詩於衛文魯僖詠歌者不一而足齊桓晉文則無詩非衛文魯僖之功業有過於齊桓晉文也大抵齊桓晉文純乎伯不少決裂藩籬之舉而衛文魯僖猶近王謹守繩墨無大更張故寧舍彼取此即齊一變至魯魯一變至道之意也

蝃蝀

胡氏後箋曰後漢書楊賜傳注引韓詩序蝃蝀刺奔女也夫曰刺奔則時有淫奔者而刺之也曰止奔則時未有奔者而止之也案集傳正同韓詩經曰乃如之人則未必遽能絕奔而舉知相與疾之此為以道化民之實事而奔之所以止也二說實一說也范氏補傳曰謂之止奔則衛人有厭亂者矣

詩以蝃蝀爲淫奔之喻非以蝃蝀爲人事所感也傳夫婦過禮
則虹氣盛箋虹天氣之戒恐失之附會
傳隮升也箋朝有升氣於西方終其朝則雨氣應並不以隮爲
虹疏因周官眂祲掌十煇之法以觀妖祥九曰隮注隮虹也引
詩此文遂以隮爲虹鄭司農則云隮升氣也案朝隮于西本與
上章各自爲文何以見其爲虹且虹非陰陽之正氣不可爲女
子有行之喻呂氏載程子范氏二說皆謂陽交陰爲相應不指
爲虹而猶附載眂祲注於下范氏補傳嚴氏引曹風南山朝隮
傳云隮升雲也以此亦爲升雲嚴又謂易以雨爲陰陽和陰陽
之氣和則雲氣朝升於西方必有終朝之雨今俗猶以西方早
雲爲雨之候喻昏姻以禮則家道成也最允漢荀氏爽釋需上

六爻辭云雲上升極則降而爲雨故詩云朝隮于西崇朝其雨已開范嚴之先矣要之周官之隮可以爲虹鄘曹詩之隮不可以爲虹言各有當耳

朱子以虹能截雨馮氏名物疏引玉厤通政經曰見於西則爲雨莫見於東則雨止因謂在東爲截雨在西爲行雨後儒率同之而亦未必詩指也胡氏謂上章既以蝃蝀爲天之淫氣至於人莫敢指次章不應又以爲陰陽和而有雨之徵集傳淫慝之氣有害於陰陽之和此義仍與上章一貫案詩辭蓋謂朝隮以致雨非謂朝隮以止雨集傳究於詩辭不相似知朝隮指雲不指虹也

傳不待命也箋又不知昏姻當待父母之命似淺王氏謂男女

之欲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今也從欲而不知命有所制此之謂不知命訓義較確至程子曰人雖有欲苟惟欲之從則人道廢而入於禽獸矣女子以不自失爲信命正理也以道制欲則能順命集傳呂記述之斯言也可以翼經而行矣張氏次仲謂自守己之貞言則曰信自天理之正言則曰命坊記曰刑以坊淫命以坊欲亦善

君心之好惡風俗之貞淫出焉卽國祚之短長繫焉故讀桑中而知衞之所以滅讀蝃蝀而知衞之所以興

相鼠

白虎通諫諍篇 引爲妻諫夫之詩陳氏疏謂當本魯詩案詩辭刺也非諫也

傳箋取喻近鑿而以鼠與人之無儀者同則不誤歐陽氏矯其失遂以爲人不如鼠陳氏意同集傳呂記從之嚴氏謂不當以人之儀喻鼠之皮詩蓋言鼠只有皮人則不可無儀人而無儀何以異於鼠得其義矣胡氏從箋曰蘇氏謂視鼠之所以爲鼠者豈以其無皮故邪亦有皮而無禮耳此解正本箋疏

傳以止爲所止息較箋容止之義爲精蓋止如止於仁止於敬之止儀者禮之文言其外止者禮之實言其內禮則統內外言也大而君臣父子小而視聽言動莫不有禮卽莫不有儀有止一行之或違一動之不愼則無以順性命之理而自異於禽獸禍患之興邦家之敗恆必由之此所以生不如死也

禮運孔子曰夫禮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故失之者死

得之者生引此三章此與劉康公言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以之福不能者敗以取禍子產言夫禮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實則之同一極至之論詩人亦有見於此故言之痛切乃爾

遄字意尤切至蓋真見其不可一息虛生斯世也

干旄

傳總紕於此成文於彼願以素絲紕組之法御四馬疏申以爲賢者願告以治民之法其義殊迂箋謂素絲者以爲縷以縫紕旌旗之旒縿或以維持之卿大夫建旄乘善馬四之者見之數集傳主此易四之以兩服兩驂凡四馬以載之也尤允若王氏謂素絲爲組所以帶馬良馬所以禮賢者則詩何不先言良馬

四之後言素絲紕之又程子謂素絲束帛也蘇氏謂素絲良馬所以贈之案詩但云素絲而已既與束帛有別且古者車馬有定數惟大夫得乘四馬序下箋云賢者時處士也則衛大夫宜不爲此非分之贈賢者亦必不爲此非分之受也朱子不從王程而從鄭視呂氏爲審集解李黃並從程蘇說

箋浚郊之賢者既識卿大夫建旄而來又識其乘善馬說其有忠順之德欲以善道與之心誠愛厚之至舊集傳有二本一云此設爲賢者之言言衛之卿大夫建此干旄欲有所咨問於我我將何以畀之乎言不知所以副其意者彼姝者子言其德之美指衛之臣子見呂氏讀詩記引一云言大夫乘此車馬以見賢者賢者言車中之人德美如此我將何以告之見語類文蔚述並與箋同朱

子後嫌其說斷而復起謂當通指賢者言方不費力今本所以復更正也程子云彼姝美之人謂有美德者愛其禮意如是當何以畀之知其必樂告以善道也此今本所出蒙案序賢者樂告以善道則何以告之正是賢者之心舊說所謂不知所以副其意者鄭所謂心誠愛厚之至也若作旁人之辭於序意有別朱子固明言之且上四句是述彼姝者子待我如此因自忖將何以告之文勢亦甚直截似舊說爲長　左傳竿旄何以告之取其忠也杜注取其中心願告人以善道也韓詩外傳亦引此而云君子善其以誠相告也均可證明序義

傳姝順貌箋有忠順之德案此好善之本也中論虛道篇曰君子常虛其心志恭其容貌不以逸羣之才加乎衆人之上視彼猶賢自視猶不足也故人願告之而不倦引此彼姝者子何以告

之正與傳箋義同

在位之要務莫過於折節下賢非獨己之幹濟有資而人心風俗更有轉移於不及覺者誠治體所當先也若薦賢之事固重於下賢然非能下之於平日何能薦之於臨時嚴氏乃謂賢者來自他國如季札聘鄭子產如晉之類若謂賢者隱居浚郊文公不能用而臣子徒見之則文公愧矣何足美為不知文公雖亟於用賢豈能遽羅盡一國之賢彼臣子之好善孰非文公有以風之故詩人因所見以美其事安知大夫之終不薦而文公之終不用乎至名卿相聘無國無之反不足以為美耳

沈氏鎬曰首章紕之謂以素絲之縷縫紕旌旗之旒縿次章組之謂以素絲之縷縫組於旌旗以為之飾此章祝之謂以素絲

之縷維屬於旌旗也語意自有次第毛以紕為所以織組以組為總以素絲而成組以祝為織祝與紕既無別祝與組語意更倒置矣釋名祝屬也白虎通義號祝者屬也是祝本有屬意不必改祝為屬蒙案此條確鑿足補疏家所未及

載馳

箋以大夫跋涉為衛來告難末二句申明上四句之故其說亦善但與末章大夫君子岐出呂氏載朱子舊說夫人欲自歸唁其兄弟而託以不欲勞大夫之跋涉其說本之蘇氏蘇云大夫許大夫之弔衛者也雖大夫之往而不足以解憂嚴氏亦從之若集傳之說謂為設言則可謂為實事則不可蓋果如所云則夫人已成過舉彼許大夫曷不止之於未然而乃救之於已然

邪許氏謂閔二年冬十二月狄入衛戴公之立與卒在一月閒爾周十二月令十月是采蝱與麥之芃芃皆非其時如卷耳草蟲之類不必以爲實然也蓋夫人欲歸唁衛侯知於義不可而極其思託意以賦也乃是詩之定解疏所申箋義與引鄭志荅趙商語未若此說之精確也

范氏詩瀋曰唁衛或在次年或在戴公未立之前胡氏謂戴未立以前不容有唁當僖元年春夏閒戴公已卒文公雖立而尚無寧居許穆夫人所爲賦載馳以弔失國與衛侯似指文公爲近蝱邱麥野雖皆係設辭亦不宜取非時之物而漫爲託興也陳氏疏是之案春秋傳於濟河立戴公廬曹下即云許穆夫人賦載馳明是欲唁戴非唁文且於賦詩後紀齊侯使公子無虧

帥師戍曹之事是作詩甚早且惟驟聞宗國喪亡許既小弱外又未有強援是以亟思往唁豈汝年比哉觀詩一曰大夫跋涉再曰控于大邦誰因誰極衛新滅而齊未及救足以證之矣箋辭於漕邑謂戴公也疏引左傳服氏注許夫人閔衛滅戴公失國欲馳驅而唁之故作以自痛國小力不能救竝分明

陳氏啟源曰載馳歸唁夫人意中事也義不得歸唁亦夫人意中事也故曰馳驅曰驅馬皆意中欲其如此而言之也曰既不我嘉曰許人尤之又意中料其必如此而言之也其實夫人未嘗出大夫未嘗追敘云夫人閔衛之亡傷許之小力不能救思歸唁其兄又義不得詩意只如此案陳此條最是

傳以不能旋反爲不能旋反我思濟爲止於下我思不遠不閟

爲重嚴氏以不遠非遠而難行不閟非閟而難通又求之過深呂氏謂爲許人者亦視爾父子兄弟之閒有災患不臧其心如之何則我之思不遠矣不閟謂曉然易見初不閟也立言固婉以下章衆穉且狂例之殊不相似集傳許人不以我歸爲是則我亦不能旋反而濟以至於衛此說爲是惟視爾不臧當以箋視女不施善道救衛參之乃盡蓋許人但知自往弔唁而不知控于大邦誰因誰極故也

釋草莔貝母詩假借作蝱傳采其蝱者將以療疾集傳主療鬱結之疾是也箋以喩婦人適異國欲得力助安宗國非其義矣然祇如許氏所云託意以賦耳圖經云貝母以八月采根與衛滅時不相當也

漢書地理志潁川郡許縣故國姜姓四岳後大叔所封二十四世爲楚所滅一統志許昌故城在河南許州府石梁縣東北魏黃初二年改許爲許昌

控于大邦誰因誰極夫人意在求救於齊桓也下不如我所之卽指此列女傳載將嫁因傅母以言雖涉附會而謂君子善其有遠識就詩觀之猶信

不如我所之許氏謂不如我之自往也此解直截蓋我往則必使控于大邦而有所因極矣

宗國覆亾深痛於心而思歸以圖救之之策情也然但賦詩言志而卒不敢屈羣議以悖先王之禮義也至其詩必非徒作蓋因許使以遺戴公救之道固在其中矣

毛鄭五章蘇氏同之而附載或說以爲四章一章三章章六句二章四章章八句以春秋傳襄十九年叔孫豹賦載馳之四章取控于大邦非今之四章故也集傳斷從或說當爲定本前儒過拘章句如服氏置首章於外以下別數爲四章疏旣駮正至以杜解爲幷賦四章以下陳氏疏謂以下二字係後人誤衍故於後注云四章曰控于大邦誰因誰極足證疏之申杜殊非杜指然則蘇所云或說其卽本之杜氏也與若陳又析末四句爲五章亦未允

學詩詳說卷五

平湖顧廣譽惟康

衛

淇奧

疏謂淇奧之詩或幽或平未可知歐陽氏補圖屬之平嚴氏欲更定爲幽王詩何氏古義引中論虛道篇云昔衛武公年過九十猶夙夜不怠思聞訓道命其羣臣曰無謂我老耄而舍我必朝夕交戒又作抑戒以自儆也衛人誦其德爲賦淇奧謂補圖爲有據胡氏後箋亦曰詩言終不可諼自是武公耄年國人誦美之詩陳氏疏又曰武公入相在周平王世蒙案此詩卒章所詠固見武公年高德卲亦以四方綏靖而然若當幽王時恐武必

有惏乎其不樂者不如是之從容而和易也歐陽爲允
切磋琢磨依古義咢象玉石各有攸屬文法與金錫圭璧一例
但彼以成德言此以進德言亦該得循序致精之意
詩言武公之德內外本末詳備如此而必始之以切磋琢磨者
雖有甚美之質非勤於學問自脩知行竝進不能礱錯以成德
也瑟僩赫咺則合於禮樂之敬和矣
箋會謂弁之縫中疏引弁師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璂注會縫中
也任氏大椿弁服釋例曰冠無論麤細必有箴縷之迹於其有
箴縷之處飾以璂玉則不見箴縷矣羔羊傳古者素絲以英裘
然則皮弁之縫亦綫縷爲之與裘略同裘縫中綫以絲組飾之
弁縫中綫以璂玉飾之其義同也　傳弁皮弁箋天子之朝服

皮弁以日視朝疏謂諸侯亦皮弁以視朝案此入相於周之明
文諸侯視朝委貌非皮弁
詩人言有道氣象往往假車服以見其人充耳會弁就服言猗
重較兮就車言而尊嚴樂易之容可觀矣
重較傳謂卿士之車序入相於周疏以充耳會弁暨此句當之
而釋重較義不甚明戴氏考正謂左右兩較故曰重較傳因詩
傳會非禮制也果爾則凡車兩旁所有皆可以言重何獨於較
名之釋名較在箱上爲辜較重較其較重卿所乘也正與毛合
胡氏後箋曰詩正義謂周禮無重較單較之文然考工記疏云
鄭云兵車自較而下五尺五寸者以其前文式已崇三尺三寸
更增此隧之半二尺二寸故爲五尺五寸昭十年左傳公使王

黑以靈姑銔率請斷三尺而用之服注云斷三尺使至於較大夫旗至較案禮緯諸侯旗齊軫大夫旗齊較軫至較五尺五寸斷三尺得至較者蓋天子與其臣乘重較之車諸侯之車不重較故有三尺之較也據此疏則傳謂卿士之車蓋以武公爲周卿士故有重較與此兩說足補孔疏之闕蒙案陳氏禮書載考工記文及注疏而以賈疏與詩疏不同許氏具引之但未斷二說之得失實則賈爲長也

三章後四句程子曰善戲謔言其樂易而以禮自防節不至於過是不爲虐也此與集傳竝得其指嚴氏曰人於謹言之時解有過失至戲謔笑談之際而不爲虐見和而不流非以戲謔爲美也亦審觀抑戒賓之初筵兩詩武公固以嚴敬爲主而張弛

得玄者也

集傳以首章爲學問自脩之進益二章爲服飾之尊嚴而見其德之稱三章爲德之成就而又言其寬廣而自如和易而中節義至精當方氏謂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原始而見其學脩之篤也如金如錫如圭如璧要終而美其德器之純也次章則言德容之稱其服末章則著其動容周旋之中禮以見其爲盛德之至也亦分明

考槃

辯說謂此爲美賢者窮處而能安其樂之詩然詩文未有見棄於君之意則亦不得爲刺莊公陳氏祖范著有經咫一書以爲序謂刺君上之失賢朱謂美隱居之得所美在此則刺在彼矣美在言

中刺在言外案集傳論其辭而序論其義所謂主文而譎諫也淮南子云夫可以揚清激濁抑貪上廉其惟隱者故錄考槃亦就其辭言之爾

夫子稱孟莊子之孝以不改父政與父臣爲難能莊公至使賢者退而窮處其不能繼先業亦可見矣鄭莊秦康皆然故曰爲政在人取人以身

箋謂不忘君之惡立說太過歐陽氏謂如其說進則喜樂退則怨懟安得爲賢孔孟常不遇矣所居之國其君召之以禮無不往也顏子常窮處矣人不堪其憂而不改其樂也使詩意果如鄭說孔子錄詩必不取也允矣然程子以爲陳其不能忘君之意亦非詩指集傳則易爲誓不忘此樂范氏補傳謂若訓矢以

陳則不可加以永字嚴氏謂與上槃樂寬大意不類是也
箋不獨解三章末句誤卽其解次句亦非也寬者寬大鄭解爲
寬然有虛乏之色則非寬矣薖傳寬大貌韓詩作過過美貌鄭
云飢意則與毛韓不合軸傳進也讀爲迪本釋詁迪進也王氏
肅申之云窮處山澗之閒而能成其樂者以大人寬博之德故
雖在山澗獨寐而覺獨言先王之道長自誓不敢忘也美君子
執德宏信道篤也案寬薖言其氣象迪則言其道義程子所謂
懷抱道德不偶於時而高潔自守進退合道者與鄭據釋詁逐
病之文不如王義其失總在欲甚君之惡而於隱處者之義先
有未盡也
弗過王謂不敢過差與文勢不相似集傳自誓所願不踰於此

若將終身之意也其義爲是
永矢弗告非不欲告也無可告也使能舉以告人則其情猶之
淺矣亦無與告也使尚有人以告則其窮未爲甚矣

碩人

語類輔氏問觀邶風燕燕等篇則莊姜之德行文章皆未易及
而此詩不之言何也曰此但指其人所易見者以刺莊公之昏
惑而不知耳莊姜之美則固不止此也又郝氏敬曰此詩本爲
閔莊姜而無一語道其憂閔之情與莊公不荅之事但極稱夫
人族類之盛容貌之美來嫁之儀及齊國之富就恆情易曉者
開喩而莊姜之賢不復爲昏主道矣此詩微指二說盡之
衣錦褧衣傳以爲褧襌胡氏後箋引說文緐帛屬詩曰衣錦緐

衣又褧䊝也詩曰衣錦褧衣示反古褧毛詩䊝三家詩也其於絅褧爲衣無異義鄭箋衞風褧襌也於鄭風云蓋以襌縠爲之縠者細絹則以絲非以褧䟽云婦人服尚輕細且欲露錦文故以單縠爲之夫衣錦尚絅方謂惡其文著而乃云欲露錦文是矛盾矣鄭義似不如許蒙案胡說固是而許義又似太樸朱子語類引沈氏括說褧與䊝同是用䊝麻織䟽布所爲而以爲不知是否最允

漢書地理志趙國襄國縣故邢國一統志直隸順德府附郭邢臺縣周初爲邢國有襄國故城在縣西南夷儀城在縣西巨瓚曰襄國西有夷儀城去襄國百餘里蒙案說文以爲地近河内懷應氏劭以爲河内平皋即邢邢邸均誤

後漢郡國志濟南郡東平陵縣有譚城故譚國水經濟水注武原水北逕譚城東譚國也一統志山東濟南府附郭歷城縣有譚國城在縣東

傳大夫未退君聽朝於路寢夫人聽內事於正寢大夫退然後罷案此蓋兼玉藻昏義爲之說疑外治事繁內治事簡夫人退正寢之朝未必以大夫之退爲節也陳氏疏曰經中朝字君字皆就夫人說列女傳賢明篇引詩曰大夫夙退無使君勞其君者謂女君也此可援詩以證毛然國人致望莊公禮於莊姜祇此二句微見其意今解君爲女君則詩指安在恐不然也

箋莊姜始來時衛諸大夫朝夕者皆早退無使君之勞倦者以君夫人新爲妃耦宜親親之故也案以大夫爲自夙退而不使

君勞則言盡而意無餘嚴氏謂莊姜以禮來嫁不應不見荅豈吾君疲於政事而未暇與夫人相親邪若是則諸大夫聽朝者宜且早退無使吾君勞於聽斷可也則是借端託諷而於經指不無添出惟集傳云國人樂得以爲莊公之配故謂諸大夫朝於君者宜早退無使君勞於政事不得與夫人相親而歎今之不然也依經爲釋而閔憂不荅之意隱然自見於言外詩辭得此更無可疑呂氏述之允矣范氏補傳意亦同

惲氏敬頑人說謂二章宜與四章易置文勢方順或以其說爲然案如此有似後人文字且以大夫夙退無使君勞作收則成夫人初嫁詩矣惟以此章位置於上而結以下章乃見今之不然寓言外閔惜之意姜氏以爲四章承上來嫁說是也若陳氏

疏謂夫人三月廟見然後成婦禮後遂有大夫反馬告寧之禮由衛返齊必溯河上流故云北流其言絕非詩指河水洋洋五句卽管仲言賜我先君履西至于河之意乃極齊西境近於衛者言之故箋云齊地廣饒也言齊以河爲界而姑尤以西從可知矣

傳庶士齊大夫送女者疏引左氏桓三年傳以證槩傳文云凡公女嫁于敵國姊妹則上卿送之以禮于先君公子則下卿送之此雖從者多人而要以卿爲主於庶士之名無當董氏則云庶士其媵臣也槩左傳晉人執虞公及其大夫井伯以媵秦穆姬卽媵臣也惟媵臣故敘於庶姜之下集傳呂嚴從之勝傳說矣

氓

此南有喬木行露野有死麕之變也詩有正卽有變故可以觀本義曰據序是衞國淫奔之女色衰而爲其男子所棄困而自悔之辭一篇始終皆是女責其男之語凡言子言爾者皆女謂其男也陳氏曰詩人蓋有所指而備一人之始末以爲戒也邵氏寶曰豈當時刺淫之詩而託爲婦言者與其言則能盡婦之情矣蒙案此詩人肰淫婦困而自悔之辭以爲世戒而其意固不止此也劉氏謂不罪其民而曰刺時者知風之自於其君也嚴氏謂刺時則上所化也得之其曰美反正則講師所附益淫婦自爲氓棄何云反正其失身之辱適足見哂於世美於何有辯說以爲無理良是此序但去此句則於義無戾

謂之曰氓素不相識人也而得來卽我謀者逞佚之志有以招之也不然此何等事而敢輕相謀哉固不待語之畢而知其從之也必矣

水經注淇水又北逕頓邱縣故城西一統志在衛輝府濬縣西

體傳兆卦之體韓詩作履雖與坊記合要是體之通借耳

鄭釋桑之未落與落近鑿歐陽氏駁之是也但以喻男之情意盛衰亦未然朱子舊說猶兼容色情好言之集傳專以容色言最當亦於序華落色衰復相棄背爲合朱氏通義顧氏學詩同歐說失之又案此正卒章所云總角之宴言笑宴宴信誓旦旦不思其反之時也而事之悔不可追亦正在此此婦人困後所必有之辭而詩人卽借以戒凡爲女子之辭

箋說解也士有百行可以功過相除至於婦人無外事維以貞信爲節順文立說集傳則曰士猶可說而女不可說者婦人被棄之後深自愧悔之辭蓋言婦人無外事一失其正則餘無足觀爾不可便謂士之耽惑實無所妨也說得周密使讀者無可寬假朱子之釋經類如此

送子涉淇至于頓丘自狀之辭也匪我愆期子無良媒自護之辭也自我徂爾三歲食貧自訴之辭也女也不爽士貳其行自是之辭也于嗟女兮無與士耽自悔之辭也而其意終歸於自悔然悔之而無可悔矣易澤上有雷歸妹君子以永終知敝始之不正終必敝也

方氏曰據禮雜記其輤有裧緇布裳帷是裧與裳帷爲一物也

蓋裧在上而裳帷在下耳儀禮士昏禮言裧此詩言帷裳各舉其一以見其全容則兼裧與裳帷而貴者之稱也視疏尤明箋我乃渡深水至漸車童容猶冒此難而往又明己專心於女集傳謂自我往之爾家而値爾之貧於是見棄復乘車而渡水以歸二說不同以下文四句詳之集傳爲是呂嚴同之顧氏學詩亦曰當如集傳謂渡水以歸不當如箋說倒敘奔時也蒙案二句正桑落黃隕之事必先言三歲食貧者自明其不當棄而棄耳

曰以我賄遷是有財也兄弟不知是有親也總角之宴是猶幼年也而甘蹈私奔之恥風俗之由來遠矣集傳釋五六章皆以見女子以守身爲大所當愼之於先極分明

嚴氏解老使我怨爲擬議之辭謂止及三年便見棄不應便老
劉氏通釋謂詩言總角之宴則此女未笄而巳奔矣又言老使
我怨則至老而後見棄也故前章以桑之黃落自比其色之衰
也所謂三歲食貧三歲爲婦者言其在夫家貧勞之歲月耳方
氏亦謂老使我怨又曰總角之宴則爲夫婦者久矣三歲爲婦
乃計其食貧之日耳靡室勞矣謂室中之事靡不躬執其勞可
見嚴說之未安

竹竿

蘇氏曰此與泉水同皆父母終不得歸寧者也毛氏以爲不見
荅而思歸失之矣歐陽氏曰此詩據文求義終篇無比興之言
其言多述衛國風俗所安之樂以見己志思歸而不得爾一騐

序說一辨傳箋按之經文爲合其自爲說猶涉迂曲至集傳而始明惟二章不如二水之說未安案姜氏廣義謂承上思字言泉源淇水如在望也而無如終遠兄弟父母何也較善嚴氏謂詩全不說不見荅之意但末語著一憂字使人玩味之而其情自見然泉水亦有此二句何以不云不見荅也蓋思而不遂未有不積爲憂者豈必不荅乃有憂哉　序思而能以禮句自精

水經注衞詩云泉源在左淇水在右蓋舉水所入爲左右也藍田呂氏釋泉水謂此詩所謂左右蓋主山而言之相衞之山東面故以北爲左南爲右見讀詩記一統志淇水在衞輝府輝縣西北接彰德府林縣界東南逕彰德府湯陰縣界南流復入經淇縣東南入衞詩淇水在右漢書地理志河內共縣北山淇水所出

東至黎陽入河泉源水在衞輝府淇縣南亦名陽河詩泉源在左

前二章言思歸而不得後二章復言思歸以自見其意

芄蘭

序刺惠公案云能不我知先云童子佩觿是其能之不若年為之也使自知不足慮以受人則德可進政可脩而乃傲然自是見於容儀之閒者如此雖欲效忠而無路矣刺之仍以冀其悟也此蓋父兄大臣之詩

傳人君治成人之事雖童子猶佩觿早成其德疏引尚書注云人君十二而冠佩為成人則似十二以上此本左傳又云要人君雖未十二亦治成人之事不必至冠也恐不然有冠而後有

佩未冠何佩觿韘之有惠公年十五六卽位必卽位而冠矣故
傳云然耳

傳不自謂無知善矣而與經文不相似故箋易以才能不如我衆臣所知呂氏載朱子舊說但能傲然不我知未若集傳同箋之允也王氏述聞謂詩凡言寧不我顧旣不我嘉子不我思皆謂不顧我不嘉我不思我也此亦當謂不知我不狎我能亦非才能之能當讀爲而古字多借能爲而胡氏後箋陳氏疏同其說而小異案如箋說方與上佩觿反對若謂不知我不狎我則上二句都成贅設於義爲短且恐滋以意改經之弊凡此類均未敢從

傳以容爲容儀而遂謂佩玉遂遂則容遂二字虛實不同箋因

并以容爲容刀集傳易云容遂舒緩放肆之貌嚴氏申以容雍容也離騷遵赤水而容與祭義陶陶遂遂不忍遽去舒徐之貌勝舊義矣至傳謂垂其紳帶悸悸然有節度韓詩悸作萃垂貌蓋悸爲萃之假借也若程子謂悸悸者執心不定也李氏證以東始羞怍刮席不敢視爲范氏補傳嚴氏所本然才能不足以知於我而執心不定猶可望其知惟舒緩放肆而垂其紳帶自如此以見其驕而無禮也集傳從毛

錢氏詩學引劉向曰能治煩決亂者佩觿能射御者佩韘又爲說曰觿所以解結以象智也智不足則虛佩觿矣韘所以發矢以象武也武不過人則虛佩韘矣案古人凡事垂訓義兼文武如此

傳韘玦也能射御則帶韘箋韘之言沓所以彄沓手指案大射儀小射正贊設決朱極三士喪禮有決又有纊極二決與極固相須爲用惟禮經之極此詩之韘他無所見而決則屢言之車攻亦云決拾既佽疏故謂禮無以韘爲玦也似合從鄭或疑禮有佩決不聞佩極然禮既佩決捍矣不言佩極亦省文耳

河廣

箋以詩爲襄公卽位後作疏謂詩假有渡者之辭文公時衞已在河南自衞適宋不渡河集傳呂記從之嚴氏曰詩言誰謂河廣一葦杭之則是作於衞未遷之前矣時宋桓猶在襄公方爲世子衞戴文俱未立也後儒多主其說案彙纂曰此詩以爲毋思其子則本於慈廟絕而不往則止乎禮於襄爲正若以爲桓

公時詩則夫人於已出之後而爲復往之思不足爲賢矣當從箋疏及朱傳爲是如嚴說雖曰詩主思子而作終欠直截集傳既從箋疏仍云衛在河北失考許氏番易朱氏公遷皆言之大全引嚴說於其下誤陳氏啟源亦以嚴爲不然謂衛未遷時宋桓公尚在敘不應稱襄公母矣況襄公未立尚可至衛安知母子終不相見詩猶可無作也艮齋

讀詩須識其與禮相表裏處如此詩雖以宋桓已逝襄爲國君極母子慈孝之至情而黯然相望不敢踰尺寸也蓋以祖宗父命臨之則母子慈孝猶爲私情一舉足而不敢忘禮范氏所謂先王之化猶有存焉故耳後世不乏賢知之行裁以此義則不合者多矣

范氏說足補禮經所未備所謂生則致其孝朱氏善以為母之轍雖不可以私返子之使未嘗不可以私往歲時問安之使交錯於道路而一草一木之微必先以奉乎親允矣至沒則盡其禮案儀禮喪服出妻之子為父後者則為出母無服傳曰與尊者為一體不敢服其私親也而通典載庾蔚之議引晉制為出母假二十五月是終其心喪又宋史禮志仁宗景祐二年詔聽解官以申心喪是為父後者為出母得行心喪此則禮以時殊古人以父命為重為父後者義不得為故經傳無文若殯葬大事襄公號呼慘痛所不待言而必慎簡貴近使臣以展為子之忱固亦天理人情所莫易者哉

伯兮

序云刺時箋以從王伐鄭實之辯說駁曰鄭在衛西不得爲此行是也范氏詩瀋亦謂從王伐鄭於義甚正詩人何故輿刺春秋事左氏失載甚多何必定指一事爲證蒙又案詩繫於惠公宋襄公母之後若雜以宣公事則紊其次鄭說殆非

豈無膏沐二句思夫之情固深事夫之義亦至

朱氏疏義曰一章憫夫之才二章明己之志三章四章則極其憂思之苦而言之范氏義集傳呂嚴並載之此說之可以翼經而行者也

有狐

序國有凶荒則殺禮而多昏大司徒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十曰多昏是也會男女之無夫家者媒氏司男女之無夫家者而

會之是也古者有此二禮皆所以育民人衛不舉是典致男女失時故刺之此序能見其大詩所狀者匹夫匹婦之失所而所刺者君若相志不存乎富庶其民也嚴氏曰有狐之詩桃夭摽有梅之變當矣

戴氏以此爲國人作衛之男子失時故有感於狐言未有妃耦猶之可也衣帶之屬無與治之此可念爾蒙案先儒竝解作詩人狀寡婦欲與鰥夫爲室家之辭見男女胥失時以刺在上者之不爲民計也若易爲衣裳無與治立言雖婉然舉男而遺女矣

綏綏傳匹行貌盎以爲反興也集傳易爲獨行求匹之貌則以爲正興其說始於范氏曰狐獨行於水之梁失其所也案齊南

山亦曰雄狐綏綏箋雄狐求匹於南山之上形貌綏綏然明此
亦當爲求匹貌慈谿黃氏引毛與戴氏安閒不迫之貌以爲得
詩意恐未合南山文參究之也
傳之子無室家者箋謂之子是子甚明沈氏守正乃以之子指
狐夫之子豈可以稱狐而裳也帶也服也亦豈狐所宜有者哉
朱子雖嘗有下更不用實說則謂之比之論然未可拘也況之
子卽是實說邪舊說比之例有繼所比而言其事者是矣
疏謂失男女年盛之時不得早爲室家至今久而無匹非先爲
妃而相棄善會序意箋所云婦人之寡集傳所云寡婦皆當以
是觀之
木瓜

齊桓之於衛德至厚也至厚者無可言借施之薄者言之謂人有薄施於我雖厚以報之猶若不足爲報而願永以爲好而況德之至厚者乎雖不及感恩一語而感恩無已之意畢見於言下此詩之善言情也朱子舊說投我以木瓜而報之以瓊琚報之厚矣而猶曰非敢以爲報姑欲長以爲好而不忘耳蓋報人之施而曰如是報之足矣則報者之情倦而施者之德忘惟其歉然常若無物可以報之則報者之情施者之德兩無窮也原是從序後改爲疑亦男女相贈荅之辭彙纂引朱子讀尊孟辨亦云詩錄木瓜春秋序續之意亦以善衛人之情也豈以齊桓之事爲盡可法則朱子亦嘗用序說矣要之詩序未易遽廢不但是篇也

疏言欲厚報之則時實不能報也心所欲耳經三章皆欲報之辭姜氏廣義謂序美齊桓其義不刊而或以爲惡文公之不仁今味其語意有感德之盛情無風刺之微意二說得之若嚴氏謂感其救患之恩設爲瓜瓊不等之喻非以尋常施報論所謂木瓜猶言蕪蔞亭豆粥滹沱河麥飯殊槩

箋欲令齊長以爲玩好結己國之恩其義近褻非立言之體故李氏以下竝從歐陽氏爲結好之好案左傳昭二年衞侯享韓宣子宣子賦木瓜杜注義取於欲厚報以爲好先於歐矣

崔氏銑洹說木瓜爲殿著其所以存齊桓之功也

學詩詳說卷五